
再論美國疫情：傲慢與偏見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現在整個美國社會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種族主義帶來的動盪影響，表面看來，這好像是兩個獨立的問題，但筆者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著微妙的關聯。不少評論家已經指出：美國疫情一發不可收拾的原因是政府無能和人民不願意合作，幾乎每一天傳媒都報導千奇百怪的反戴口罩事件，以下只是眾多例子的其中幾個。

6 月底，一個名叫丹尼爾·楓斯（Daniel Maples）的白人男性在佛羅里達州的好市多商店（Costco Store）購物時沒有戴口罩，一位年長的顧客要求他戴口罩，他大喊：「我受到威脅！……退開！你敢再次威脅我！」當時楓斯穿了一件 T 恤，上面寫著：「自 1776 年以來便統治世界（Running the world since 1776）。」楓斯原本在一間保險公司工作，發生這宗事件之後，他被公司辭退。



我假設楓斯穿上這件 T 恤是表示他同意這件衣服表達的訊息。坦白說，這個訊息是一種大國沙文主義，在某個意義來說，這亦是一種種族主義，1776 年是美利堅合眾國成立的年份，這訊息的潛台詞是：二百幾年來美國一直是地球霸主。若果這是楓斯的信念，我猜想這是他在公共場所我行我素而不理會其他人的原因之一。事實上，這件 T 恤的文字內容只是自吹自擂，並不合乎歷史事實，在建國之初，美國的國力遠遠低於歐洲列強，到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之初，美國的經濟力量才凌駕英國；美國在國際舞台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威爾遜總統參加一次大戰之後；但在一戰之後美國並沒有參加國際聯盟，直至二次大戰之後，美國才成為主宰世界的超級大國。

7 月初，在伊利諾伊州麥克亨利市（McHenry）的一間家得寶商店（Home Depot）中，一個名叫特里·希爾（Teri Hill）的婦女向商店的員工投訴其他購物者沒有戴口罩，但她自己亦沒有戴口罩。另一位名叫沃特斯（Waters）的顧客表示希爾自己應該戴口罩，希爾說，她不相信自已必須戴口罩，因為她擁有「白人力量」（White power），沃特斯說：「這種自以為應該享有特權的想法令人作嘔！」希爾回答：「是的，我有特權，我是



白人，我是女性。」沃特斯回答：「你是白人與你想做什麼就去做有什麼關係？」希爾說：「因為我是白人女性，這就是事實，我相信白人力量。」發動語言攻擊後，希爾再對沃特斯進行了身體攻擊，後來希爾被控以毆打他人罪。希爾顯然是種族主義者，她清楚地指出：因為自己是白人，所以她有特權，其他人需要戴口罩，但她自己可以得到豁免。

也是7月初，一名婦女在亞利桑那州葛道市（Scottsdale）的目標商店（Target Store）摧毀了出售口罩的展示，當目標商店的員工勸阻她不要這樣做時，她大喊：「我不能這樣做，因為我是金髮碧眼的白人女性嗎？」後來她解釋了為什麼在商店搗亂，她說：「他們（反口罩者）做了他們選出唐納德·特朗普所做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當店員嘗試阻止她破壞時，她的即時反應是搬出種族的理由來自辯：

「我不能這樣做，因為我是金髮碧眼的白人女性嗎？」隨後她表示自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們一夥人無非是執行特朗普要做的事情。有不少人懷疑特朗普是白人至上主義者，事實上，特朗普對近期發生的種族主義事件並不關心，他強調的重中之重是止暴制亂。到底這搞事的白人女性是否白人主義至上者呢？天曉得！

大國沙文主義、白人至上主義.....等偏見都有很多共同點，在國際舞台上，一些白人相信美國是萬邦來朝的天朝大國；在國內，白人以為自己擁有特權。兩者都覺得自己的群體比其他的優越，只有人家向我卑躬屈膝，但自己不需要向人學習。有趣的是，特朗普總統在國外和國內的傲慢態度是十分一致的。

其實，傲慢與偏見的受害者不單只是受到歧視的人，戴著有色眼鏡看世界的人自己也是受害者。不消說，這種固步自封的態度妨礙自己進步，甚至帶來災難。當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絕大部分民眾願意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而漸漸走出困境的時候，很多美國人仍然執迷不悟，仍然堅持自己無須參考人家成功的做法，現在面對的災難可說是咎由自取。

有些讀者可能會指出：「以上只是幾個例子，你這種推論未免太武斷吧！」事實上，大美國主



義、白人至上主義都有深厚的歷史根源，我曾經在其他文章討論過美國人自以為是的態度怎樣令自己和世界脫節，舉例說，大多數發達國家和地區都有嚴格的槍支管制，因而避免了大規模槍殺案；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都有全民健保，他們在許多健康指標方面都勝過美國，例如嬰兒夭折率和人均壽命；國際評核試顯示，許多國家的中小學教育水準都比美國優勝。然而，有時候我向美國人提出要向外國學習時，他們的反應卻十分負面。在這次瘟疫中美國身陷困境是毫不意外的，你有否聽過特朗普政府宣佈要向香港、台灣、日本、新加坡、南韓、澳洲、新西蘭學習抗疫方法呢？

公平地說，這種傲慢與偏見的緣起並不是壞事，美利堅在立國之初已經醞釀了「美國特殊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國革命發生於 1776 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於 1789 年，前者創建出一個人民享受自由平等的政體，雖然法國大革命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但隨之而來的結果卻是雅各賓黨的恐怖統治、斷頭台式的政治迫害、蹂躪全歐的拿破崙戰爭，相對之下，美國的成功為世界樹立了獨特的政治典範。由二十世紀初開始，美國的自由風氣和創新精神推出了層出不窮的新發明，大大改善了整個人類的生活，例如萊特兄弟的飛機、愛迪生的電器用品、貝爾實驗室的晶體管、英代爾的微型處理器、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的互聯網.....等等。美國在一戰、二戰、冷戰中打敗了專制政體，在二戰之後以馬歇爾計劃復興西歐，並且改造了日本、意大利、德國為民主國家。美國又帶頭成立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和許多規劃世界經濟秩序的國際組織，此外，其強勁的經濟成為了帶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基於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驕人成就，許多美國特殊主義者將美國描述為「在山上照耀的城市」（A city upon the hill）、「民主國家的兵工廠」、「自由世界的領袖」、「不可或缺的国家」（indispensable nation）.....等等。政治科學教授米尼克·蒂爾尼（Dominic Tierney）說，當美國如巨人般受到舉世讚美時，美國特殊主義是無害的，但當我們面對著好像新冠肺炎般的世界性挑戰時，美國特殊主義是危險的。人們需要意識到，天下間並沒有永遠的贏家，沒有一個群體在任何事情上都比別人做得好。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據估計最近大約有一千五百萬至二千六百萬美國人參加了「黑人性命也是命」運動，反種族主義已經成為了美國人的共識，但美國特殊主義似乎依然故我，有線新聞網絡（CNN）主播評論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以嘲諷的口吻說：「在新冠肺炎下美國的確十分特殊，但是在壞的意義上（America is exceptional, but not in a good sense）。」他是指美國的確診和死亡人數都冠絕全球。

我敢保證，明天新聞報道又會出現反口罩的「趣聞」，不斷會有人說：我不需要口罩，因為我是美國人，我是白人。

2020 年 7 月 14